

慕容残剑著



神劍魔刃

辽新登字 7 号

神剑魔刀

(全三册)

慕容残剑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870 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8
印数: 1—20 000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金苍大
封面设计: 剑 武

责任校对: 丛桂英

ISBN 7-80527-247-6

I·99 定 价: 14.8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仇敌满天	1
第 二 章	生死桥下	18
第 三 章	王者九剑	35
第 四 章	霸道一刀	52
第 五 章	绝艺兼得	69
第 六 章	同盟三人	84
第 七 章	初试身手	100
第 八 章	剑动江湖	116
第 九 章	凭吊故里	133
第 十 章	七泽一家	147
第 十 一 章	相煎何急	164
第 十 二 章	岳阳风云	179
第 十 三 章	福寿堡中	197
第 十 四 章	剑震群雄	214
第 十 五 章	阴风透骨	231
第 十 六 章	金线鲤缘	242
第 十 七 章	天王寺院	253
第 十 八 章	神秘剑王	265

第十九章	生死判官	271
第二十章	回雁峰上	289
第二十一章	天剑扬威	301
第二十二章	僧道逞凶	315
第二十三章	公道人心	327
第二十四章	茅舍吟诗	340
第二十五章	大胆假设	354
第二十六章	无意杀人	367
第二十七章	生死知己	379
第二十八章	盲哑二女	392
第二十九章	拒敌三策	404
第三十章	走马换将	416
第三十一章	莫测高深	428
第三十二章	似曾相识	440
第三十三章	大显身手	452
第三十四章	初出茅庐	464
第三十五章	荒原之宫	475
第三十六章	六甲奇阵	487
第三十七章	千里追踪	498
第三十八章	翠竹妙用	509
第三十九章	还我自由	520
第四十章	弃暗投明	532
第四十一章	圣宫花相	543

第四十二章	地窖怪人	555
第四十三章	龙剑凤掌	565
第四十四章	红颜天姑	577
第四十五章	投柬拜山	589
第四十六章	舌剑唇枪	601
第四十七章	不敢相认	612
第四十八章	大殿风云	625
第四十九章	天剑神威	637
第五十章	悍不畏死	649
第五十一章	转换阵地	662
第五十二章	擒贼擒王	675
第五十三章	掳掌门人	687
第五十四章	会九长老	699
第五十五章	佛阁风云	710
第五十六章	委屈求全	723
第五十七章	代师传艺	735
第五十八章	舌战群僧	746
第五十九章	南下牧马	757
第六十章	手刃亲仇	770
第六十一章	罗汉大阵	782
第六十二章	智闯圣宫	795
第六十三章	青龙堂主	808
第六十四章	姊弟重逢	821

第六十五章	追踪叛孽	832
第六十六章	直捣圣宫	845
第六十七章	梦游指路	857
第六十八章	风流云散	872

第一章

仇敌满天

神剑悲啸惊天地，
魔刀厉号泣鬼神。
千古奇冤江湖泪，
少侠万里报仇恩。

愁云惨雾，弥漫天地之间，已是黄昏时分，天又飘下绵绵细雨，周围的景色一片灰暗。

在这死寂的时刻，却有五匹矫健的骏马，踏着溅飞的泥浆，奔驰在风雨之中。

当先一匹马上，坐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蓝绸劲装，薄底快靴，马鞍上挂着一柄长剑。

第二骑健马上，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轮廓秀丽，但却满脸困倦之色，发乱钗横，满身泥浆，左臂上包扎一块鲜血浸透的白纱，却被雨水、泥浆沾淋成一片酱紫的颜色。

第三骑快马上，是一位二十二三岁的少年，全身似是在泥浆中浸过一般，已然看不出他穿的衣服颜色。

第四骑长程健马上，是一位中年妇人，双眉紧锁，满脸悲戚，颈间包了一块白纱，血色鲜艳，显是受伤不久。

最后一匹高大的健马上，是一位五旬以上的老人，劲装佩刀，胸前飘垂着花白长髯，虎目含着泪光，方脸上交错着四条刀疤，两条创伤犹新，显然是

最近所伤。

这是幅凄凉的画面，逃亡者的狼狈，忧伤尽形于这活动的景象之中。

秋风苦雨，愁云惨雾，五骑疲累的马，五个衣衫不整的人，绘制成人间逃亡的凄凉、悲苦，纵是世间第一丹青妙笔，也无法描绘出这幅黯然断肠的画面！

阴云更浓，天色也更灰暗，雨势渐渐地大了起来。

那胸垂花白长髯的老人，环顾了四周的形势一眼，一提马缰，疲累的健马，突振余力，扬蹄奔冲，追上那中年妇女，长叹一声，道：“咱们休息一会儿再赶路吧！你的伤势不轻……”两行泪水，滚下了面颊，和雨水混在一起，分不出是雨水、是泪珠。

谁说丈夫不弹泪，只是未到伤心处。

那中年妇女强忍下心中的愁苦，故作欢颜，微微一笑，道：“我不要紧，这点伤，我还能撑受得了，唉！只怕娟儿她……”

那第二骑健马上的少女，突然回过头来，接道：“妈，我很好。”她虽然极力在压制着内心的痛苦，故作欢愉的一笑，但那双清澈圆大的眼睛中，却滚下两颗晶莹的泪珠。

那花白长髯的老人，黯然叹道：“娟儿，你不用骗我……”

那少女急急接道：“爹爹，我真的很好嘛！”暗咬玉牙，举起左臂，摇了两摇，道：“爹，瞧瞧，一点也不疼了。”

那一阵摇，震动了伤口，疼得她出了一身冷汗，赶忙别过头去，双腿暗用内劲，一夹马腹，向前奔去。

那老人目光何等锐利，早已瞧出了女儿伤势奇重，如不早作治疗，拖延下去，一条左臂，可能要成残废，顿感心如刀绞，仰天一声长叹，道：“想我左鉴白，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何以竟落得这般下场！连累娇妻儿女，陪着我亡命天涯……”

那中年妇人一带马缰，靠近了左鉴白，缓缓伸出右手，握着他的左手，柔声说道：“夫君不用忧苦，吉人天相，这误会、沉冤，总有昭雪之日，那时，天下武林人物，都将自惭他们的所为了。”

左鉴白摇头一声叹息，悲忿地说道：“八年了，咱们走遍了黑水白山，大漠边荒，可是，哪里是咱们安身立命之处呢？唉！八年来，从未得过三日的休息，千山万水，跋涉奔走，沉冤如海，昭雪无日，眼下积非已久，天下武林中人，都似欲得咱们一家而甘心，唉！我纵有苏秦之舌，也是难以辩得清楚。”

那中年妇人婉言慰道：“夫君不用苦恼，来日方长，也不必急在一时。”

左鉴白回顾爱妻一眼，只见她颈上白纱，已经全变成了殷红之色，想是伤口处，似在流血，心中愧怍欲死，沉声说道：“咱们已奔走一夜半日，默算路程，那生死桥，已不足百里行程，咱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吧！”

那中年妇人，缓缓点了点头，道：“好吧，娟儿的伤势，也该好好检视一下，唉！可怜几个无辜孩子，跟咱们一同受苦，八年来，就没有过一天安宁日子。”

左鉴白泫然叹道：“堂堂七尺之躯，竟不能体妻蓄子，想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那中年美妇接道：“夫君不用自责，细想起来，事都由贱妾而起。”

左鉴白抬头长长吁一口气，道：“那边似是一座小庙，咱们暂且到那里避避风雨吧。”一带马，当先向前冲去。

五骑健马，振奋余力，奔向西北。

雨势紧急，天色也更觉阴暗，远山如烟，似是和云天接在一起。

这一段路程，虽然不远，但五匹健马，都已如强弩之末，足足顿饭时间，才到那小庙前面。

这是座荒凉的山神庙，只不过一间房子大小，但却墙壁粉白，门瓦完好，似是重新修缮不久。

左鉴白当先下马，正待伸手去扶娇妻，但那中年妇人却已一跃而下，低声说道：“不用管我，快去照应娟儿！”

其时那少女在两人下马时，同时跳下马背，缓步走向那童子身前，低声说道：“弟弟，下马来休息会儿吧！”

那少年正仰脸望着远天，双眉微蹙，似是正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八年的逃亡生涯，使他早熟了很多，十四五岁的孩子，已失去了天真的欢笑。

那少女缓缓伸出右手，轻轻抓住那少年右腕，柔和地说道：“少白，你在想什么？”

左少白蓦然警觉，一跃马下，微微一笑道：“没想什么，姐姐，又要休息么？”

那少女凄凉一笑，道：“咱们已经奔驰了一夜半天了，唉！马儿都跑不动了。”她举起右手，量一下弟弟的身高，两行泪水，缓缓滚了下来，想到弃家逃亡之日，弟弟还是个不解人事的孩子，如今，已高过了自己。

左少白望了姊姊一眼，道：“我比你高了。”

那少女淡淡一笑，道：“嗯！高了，你真的长大啦！”

八年的逃亡生活，父母姊弟，患难与共，这些人一直在奔逃，在饥饿和忧苦中，这悲惨的际遇，使他们在愁苦中学到了笑容，父母慈爱，兄友弟恭，不论自身是如何痛苦，但却都把它深藏心中，不愿使父母兄弟分担。

这时，那满身泥浆，二十二三岁少年，突然走了过来，伸手由弟、妹手中接过马缰，笑道：“和爹娘进庙去休息吧！”

那少女柔声说道：“大哥总是最辛苦。”

满身泥浆的少年，淡淡一笑，也不答话，独自牵着五匹健马，绕向庙侧一片草地上。

这五匹健马，奔走了一夜半日，未进草料，见野草肥嫩，立时低头大吃起来。

左鉴白抖了下身上雨水，说道：“继白，放开马让它们自己吃，你也应该进庙来休息一下。”

左继白道：“爹爹该先检视一下妈和文娟妹妹的伤势，不用为孩儿劳心。”

左鉴白拂拭下胸前长髯，默然步入庙中，每当他们休息时，左继白总是抢着照顾五人的坐骑，直待把五匹健马草料都安排好，才肯休息，八年来如一日，从未间断。

四个人围坐在荒凉的小庙中，左鉴白解开腰间的油布袋子，取出干粮，道：“孩子，吃点东西，这是咱们的最后一段行程，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人追咱们了？”

他缓缓放下食物，又取出一个白玉瓶来，启开瓶塞，望了爱妻一眼，苦笑道：“这也是最后一瓶……了……”目光转移到那少女身上，道：“娟儿，过来让爹瞧瞧你臂上的伤势吧！”

那中年美妇淡淡一笑，道：“为娘的已经老了，这颈上之伤，纵然不理睬它，也不过落下一条疤痕，你年纪轻轻的，如是残了一条手臂，那可是终身大憾。”

左鉴白道：“这一瓶药，足够你们两人数用了。”伸手解开那美妇颈间白纱，只见一条刀痕，深约寸许，环绕半颈，伤口处仍然涌出血来，不禁心头骇然！暗道：“如此厉害的刀伤，竟然未伤筋骨，也算得不幸中的大幸了。”

他小心异常地由瓶中倒出些白色药粉，敷在那妇人伤处，又替她包好白纱，说道：“娟儿，你过来吧！”

左文娟解开臂上白纱，走了过去，她这伤口，已有数日，未得敷药治疗，再经风雨吹浸，已然有些溃烂。

左鉴白一皱眉头，叹道：“娟儿，若是再晚上两天，伤口全部溃烂，你这条左臂，是非得残废不可了。”尽倾玉瓶中的药粉，敷在女儿臂上伤处，挥手抛去玉瓶，黯然接道：“但愿这最后一段行程，不再被强敌追上……”

左少白突然接口说道：“爹爹，孩儿有一事心中不明，不知是当不当问？”

左鉴白双目凝注爱子脸上，只见他一脸激忿之色，长叹一声，道：“你问吧！唉，你们就是不问，我也该告诉你们了。”

左少白道：“孩儿让事之日，咱们一家人都在逃亡之中……”

那中年美妇忍不住黯然泪下，道：“孩子，咱们开始逃亡那年，你不过刚满七岁。”

左少白道：“孩儿今年几岁了？”

左鉴白道：“十五岁了。”

左少白道：“孩儿七岁亡命，今年一十五岁，整整的逃亡了八年，翻山涉水，走遍了天南地北，塞外冰雪，大漠风沙，竟没有咱们一家人立足之地，处处都有追踪咱们的铁蹄，爹爹呀！你究竟是做了什么错事，天下武林人物都变作了咱们的对头……”他数年来积存在心中的疑问，闷气，一旦发泄出来，心情大是激动，声音也越高地接道：“每次和爹妈、哥哥、姊姊动手搏斗的人，都不相同，难道那些人都和爹爹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那些人都是凶恶的坏人不成？”

那中年美妇突然厉声喝道：“住口，对你爹爹说话，也敢这般放肆。”

左少白听得母亲一叱，激动的心情，突然平复了不少，望着父亲，哭喊一声：“孩儿错了。”扑身拜倒地上。

左鉴白回顾了爱妻一眼，叹道：“不要责骂他，唉！我左某无能，连累了妻子儿女，随着我亡命天涯……”举起手来，轻拂着左少白头上散发，悲苦地接道：“孩子，你没错，为父的无能解雪误会、沉冤，使儿女们也蒙上不洁之名。”

左少白缓缓抬起头来，说道：“爹爹身蒙的沉冤，不知可否告诉孩儿？”

左鉴白点头苦笑道：“自然要告诉你们，此刻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孩子，你纵然不问，为父的也要借此仅有机会，讲给你们听了。”

左文娟眨动一下圆圆的眼睛，道：“爹爹，不用气馁，咱们能够逃亡了八年，未为敌人所乘，为什么不能再逃下去，大哥的武功日渐高强，女儿也觉得剑术精进甚多，待女儿臂伤痊愈，就可以放手和追踪之人一拼，唉！女儿不解

的是，爹爹宁愿伤在人的刀剑之下，却不肯施下毒手伤敌？”

左鉴白悲苦的脸上，绽出一片安慰的笑意，道：“为父不能一错再错，我已是年过半百之人，生死已不足惜，岂能为你们再树生死仇敌。”

左文娟泫然接道：“爹爹虽然有慈悲心肠，但那些紧追不舍的强敌，却不肯留给我们一步余地，爹妈八年来，身经数百战，身受重伤数次，轻伤已难数计；可是仍然无法感动那些追杀咱们的人，爹爹的豪气似已挫折将尽了！”

左鉴白摇头接道：“非是为父的豪气已消，实是大势所促，已非咱们父子同心合力，可渡难关，唉！九大门派，联名传柬，昭告武林，凡是生擒为父的人，可任意选学九大门派中三种绝技，取得为父的首级，亦可选学一种绝技，此等开自古未有之先例的重赏，对武林人物而言，实是比悬赏价值连城重宝，尤为珍贵，不论何人，只要学得当世九大门派中三种绝技，三九二十七绝，那是足以傲视江湖，雄居当世武林魁首了。”

左文娟道：“女儿明白了，那些人为了想学九大门派中的绝技，虽是和咱们莫不相关，却也要苦追咱们不舍了。”

左鉴白道：“正是如此，所以，天下武林人物，大部变成了咱们一家人的对头，此等声势，岂是咱们父子们能够抗拒……”

他长叹一声，脸色严肃地接道：“因此，咱们一家人只有逃命一途，我原想天下之大，岂能无一处立足所在，但八年经历，证明此愿难偿，只有死里求生，试试这最后一条路了。”

左文娟正待询问，什么是死里求生的最后之路。左少白却抢先问道：“爹爹究竟是为了何事，竟然使九大门派，联名传柬，积不相容？”

左鉴白望了爱妻一眼，凄凉一笑，道：“此去生死，福祸难料，如若再不告诉他们，也许将永无告诉他们的日子了！”

那中年美妇道：“全凭夫君作主！”

左鉴白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孩子，这是一件很难解释的误会，到目前为止，为父的还是无法想得出，是有人存心嫁祸，还是一件偶然的巧合，不过，如不是九大门派中人，联手追杀为父，为父的相信这八年时光中，我已查出其正的元凶……”他似乎自知说出来，亦难取得子女相信，长叹一声，突然住口不言。

左少白道：“爹爹蒙受了何等冤屈，怎的不说了？”

左鉴白道：“说将出来，只怕你们也难以相……”突然提高了声音，道：“继白，你进来，为父的有事情对你们说。”

左继白应了一声，奔入庙中，抖一下身上的雨水，说道：“爹爹有何训教？”

左鉴白缓缓站起身来，说道：“你可知道九大门派为什么要联名传束武林，要把咱们全家皆置于死地么？”

左继白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儿知道爹爹身负沉冤。”

左鉴白道：“你可知其原因何在吗？”

左继白道：“起因于九大门派中四位掌门人受人暗算身死，九大门派怀疑是爹爹所为，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容爹爹解释，就派出九大门派中精锐弟子，夜因白鹤堡，血洗白鹤门，逼咱们举家逃亡……”

左少白望了哥哥一眼，突然接口说道：“哥哥，他们为什么会怀疑到爹爹的身上呢？”

左继白怔了一怔，道：“这个，为兄就不太清楚了！”他缓缓把目光移注到父亲脸上，接着道：“好象是爹爹恰巧赶在少林、武当、峨嵋、崆峒，四大门派掌门人被害之后，到了那白马山烟云峰上。”

这几句话，虽是对左少白说，但言中之意，却无疑是向父亲质问？显然，这左继白内心之中，也存着甚多怀疑。

左鉴白轻摇长髯，苦笑一下，望着爱妻说道：“也难怪九大门派要联名传束江湖，必欲得我而后快，唉！就是我们自己的儿女，也对我这做父亲的，存有怀疑。”

左少白突然屈下双膝，跪在地上，泣道：“非是孩儿对爹爹怀疑，但望爹爹能详告内情，孩儿等日后也好查明此事，洗刷爹爹身负沉冤。”

左鉴白脸色大变，全身微微颤抖，显然内心中，亦有着无比的激动，但却好久说不出话。

那中年美妇忽的接口说道：“夫君告诉他们吧，唉！事到如今，也用不着替贱妾保留颜面了。”

左鉴白轻轻叹一声，道：“你们可知道，咱们此行的去处吗？”

一直静站在一侧的左文娟，立即接道：“生死桥。”

左少白心中疑团未解，还待追问下去，但见母亲双目中，泪流如泉，只好忍下不问。

只听左鉴白道：“你们可知道，那地方为什么叫作生死桥？”

左文娟道：“女儿不知。”

左鉴白道：“那是至险至恶的所在，但在武林中，却是盛传不衰，源起为

何？为父的也不尽知，但却有千百武林同道在那里断送了性命……”

左文娟道：“既是至险至恶的地方，咱们又为什么要去呢？难道这等辽阔的世界，当真就没有咱们一家人存身之处？”

左鉴白道：“没有了，深山大泽，大漠边荒，咱们能去的地方，就会有追踪我们的铁蹄，只有生死桥，那个至险至恶的地方，或许可能找出一线生机。”

左文娟道：“爹爹请恕女儿多口，那地方何以叫作生死桥呢？”

左鉴白道：“传说中，那是一座石桥，终年为阴暗的黑雾封绕，踏上了那座桥，生死就由不得自己作主，数十年来，只有两个人，走过了那座桥，但也是生死未卜，此后，不知有多少武林人物，希冀渡过桥去，但却无一个能得偿心愿。”

左文娟道：“爹爹呀！咱们可能渡过去么？”

左鉴白摇头笑道：“为父的也不知道，但既有两位前辈高人渡过，总算是死中有生，形势所迫，为父的只好带你们冒险一试……”他脸色突然转变得十分严肃，缓缓接道：“只要你们之中，有一人能够渡过，替左家保留一脉香火不绝，也就够了……”

突听一声马嘶，遥遥传了过来。

左鉴白脸色一变，道：“又有强敌追到？”

那中年美妇身躯一闪，人出了小庙，说道：“我去牵马。”

左继白道：“怎敢有劳母亲……”正待举步抢出，却被左鉴白一把抓住，道：“由你母亲去吧……”声音转变的异常低沉，道：“如若咱们父子、母女齐齐葬身那生死桥下，那就罢了，但得皇天相佑，你们之间，有一人保得性命，日后可到岳阳城南榆树弯，找一位刘瞎子，告诉他白门故友托存之物，是否还在，他如问你们，此刻是何时光，可对说，日暮黄昏夕阳红，他如答说，黄泉路上无宿处，那就不会错了，你们再对上一句，客从西域佛心来，既可讨回为父的托存之物……”话至此处，遥闻一声大喝传来。左鉴白顾不得再说下去，虎躯一闪，冲出了小庙。

左继白一把抓住了少白的右腕，沉声说道：“弟弟八年来，你没有受过伤害，此时，相距生死桥近在咫尺，你要保留下有用之身，为父母洗刷沉冤，听大哥的话，上马先走。”横身挡在弟弟身前，出了庙门。

左文娟娇躯一晃，一式“巧燕穿帘”，由左继白身侧飞过，反而抢到了左继白的前面。

这时，那中年美妇已和一个身躯高大的和尚动上了手，那和尚手施一柄

月牙方便铲，铲头大如轮月，风雨中闪闪生光，金风呼啸，把那中年美妇围在一片铲光之中。

左鉴白大喝一声，右手拔出金背开山刀，左手却深入怀中，取出一把尺许长短，寒芒闪动的精钢匕首，纵身一跃，直掠出一丈四五远近，右手金刀横里闪出，竟然硬封那和尚九尺八寸的方便月牙铲。

只听一声金铁大震，那和尚粗重的月牙铲，硬被金刀封开，左手匕首一伸“探骊取珠”迫得那和尚退了一步。

左少白刷的一声，拔出长剑，大声喝道：“大哥闪开，他们这般赶尽杀绝，不留余地，迫得咱们一家人四处逃亡，安身无处，与其海角奔走，天涯流浪，倒不如战死杀场，和他们拼了算啦！”

只听左文娟娇声说道：“大哥、弟弟，快些上马赶路，我去助爹妈拒挡强敌。”

就这一阵工夫，已有十条人影，冲了上来，但却为左鉴白夫妇联手挡住，那左鉴白右手金刀，左手匕首，刮起了一片刀光寒芒，硬打巧袭，合以那中年美妇手中两支长剑，竟然把七八尺宽的一条小道封住，对方十几个人兵刃交击，强攻硬袭，仍是难越雷池一步。

他们夫妇，八年逃亡，仍不能甩脱那追踪铁蹄，身经数百战，负伤十数次，但武功却是有了极大的进境，尤其夫妇两人一套刀剑合搏之术，研创于生死存亡的恶战之中，展尽了两人武功之长，招数配合，天衣无缝，对方人手虽多，而且人多手杂，自相干扰，反而难把一身所学，尽数施展出来。

左继白右手一松腰间扣把，抖出一条软鞭，左手从长靴筒里，取出一把尺许长短的金剑，冷厉地喝道：“娟妹，站住。”

左文娟已然放下鞭绳，拔剑在手，准备接应父母，共退强敌，听得那左继白冷厉地喝声，不禁一怔，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脸来，望着左继白道：“哥哥，什么事？”

在她有生之年的记忆之中，从未听到过左继白这般冷厉的呼喝之声。

左继白双目圆睁、精芒暴射，凝注左文娟脸上，冷冷说道：“我这作哥哥的，从没有对你们厉言说过一句，此刻谁要不听我的话，那我不当他是我的妹妹、弟弟……”

话声微微一顿，又道：“你带着弟弟上马先走。”

左文娟双目中流下来两行泪珠，凄凉一笑，说道：“哥哥、弟弟，肩负重任，此后为父洗雪沉冤，这担子是何等沉重，我一个女孩子家，纵然留得住性

命，也没有多大用处，哥哥也怨妹妹出言顶撞，还是你带着弟弟走吧！”

左继白怒声接道：“娟妹住口，你自信比哥哥的武功如何？”

左文娟道：“小妹自知难及哥哥。”

左继白道：“这就是了，这批追踪强敌，大都是九大门派中的高手，你纵有宁为玉碎之心，也难给父母多大助力，听我的话，带着弟弟，先行上马走吧！”最后一句，说得神色黯然，英雄泪下。

左文娟哭声说道：“大哥，你不能……”

左继白豪气一振，厉声道：“不许再说，你究竟听不听哥哥的话？”

左文娟看他怒睁的双目，眼角破裂，鲜血混泪水，滚下双颊，心头更是黯然，缓缓垂下手中长剑，道：“小妹，小妹……遵命就是。”字字句句，混入了凄凉哭声。

左继白含泪一笑，道：“这才是我的好妹妹，好好地照顾弟弟，不用等爹娘和为兄了，上马去吧！愿皇天垂怜弟妹，渡过那生死桥……”伸手夺过左少白手中长剑，却把手中金剑，交到左少白手中，接道：“这金剑是咱们白鹤门的标识，昔年外祖父，仗此剑创立白鹤门，在武林中争得一席之地，是以咱们白鹤门，又称作金剑门，外祖父把此剑传给爹爹，爹爹凭此剑，把咱们白鹤门发扬光大，眼看大基已奠，却遭到了九大门派，联络武林中四门二会三大帮，近百武林高手，夜袭白鹤堡，把白鹤门两代心血建立的基业，毁于一夕之间，幸有爹爹的神勇，母亲的善战，带咱们兄弟姊妹逃亡天涯，八年来走遍了大江南北，大漠穷荒，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恶战，数不清多少次死里逃生，爹爹把金剑传我，我今日转交弟弟，但愿你善保此剑，日后重振咱们白鹤门的雄风。”

左少白接过金剑道：“大哥，我……”

左继白一挥手，接道：“爹爹一生光明磊落，决不会做出暗中谋杀四大门派掌门人的事来，其间定有缘故，你上马去吧！”

但闻左鉴白厉声喝道：“尔等这等赶尽杀绝的作法，未免逼人太甚，我左鉴白今日要大开杀戒了。”

喝声未绝，突然一声惨叫，一个劲装大汉，生生被金背开山刀劈做两半。

只听几声厉啸怒喝，对方攻势更加凌厉，单刀、铁鞭、花枪、亮银棍、月牙铲等，十几般兵刃，急如狂风暴雨一般，攻向左鉴白夫妇。

显然，左鉴白伤了一名强敌，却激起对方的拼命之心。

左继白一把抱过了左少白，放上马背，沉声对左文娟道：“快些带弟弟

走。”

左文娟举起衣袖，一拭脸上泪痕，扬手一掌，拍在左少白马背之后，健马负疼，长嘶一声，奋起余力，放腿向前奔去，左文娟仗剑紧随在弟弟马后相护。

左继白眼看两匹快马，奔出了十几丈开外，才长啸一声，豪壮地说道：“母亲请退下休息，待孩儿挡他们一阵。”软鞭飞舞，疾冲而上。

且说左文娟、左少白，一口气跑出了十几里路，两匹长程健马，突然低嘶一声，齐齐卧倒在地上。

这些马虽是千百种选一的好马，但经过月余日夜兼程跋涉，气力早已耗尽，体未复，又作这一番狂奔，不支倒了下去。

左文娟下了马背，低声问道：“伤着么？”

左少白道：“没有。”

左文娟抬头看去，一里之外，高山耸立，纵然是健马仍有余力，也难再骑马登山，微微一叹，解下两匹健马上的绳，鞍辔，轻轻在马身拍了两掌，道：“马儿，马儿，你们自己走吧！”牵起左少白右腕，向前行去。

左少白突然叹息一声，道：“姊姊，你看爹、娘和大哥，会不会击退强敌？”

左文娟道：“来人势重，个个武功高强，击退只怕不易，但爹爹神勇无敌，母亲剑法精纯，已得白鹤七十二式神髓，大哥武功，近来更是精进甚多，合爹、娘、大哥三人之力，脱身总非难事，弟弟不用担心。”她心中虽是充满生离死别的悲痛，但却又不得不强作欢颜，以慰弟弟之心。

左少白仰望着满天浓云，自言自语地说道：“爹爹似是有着难言的苦衷，唉！他明明可以告诉我们究是为了何事，落得被天下武林追杀的下场，但却不知何故不肯说明……”

他转眼望着左文娟，满脸俱是期待之色，他知道姊姊定然是比自己知道得多些。

哪知左文娟故意岔开了话题，答非所问地，接道：“弟弟，爬过了前面这一座高耸的山峰，就快到生死桥，听爹爹说，那生死桥是一处充满着恐怖的所在，数十年来，死在那里的武林人物，不下数百之多，但愿皇天保佑弟弟，能够安然渡过那生死桥。”她似是有意识地逃避左少白，别过头去，避开了他的目光。

左少白突然一振右手，挥脱了左文娟的五指，激动地说道：“你不要骗我，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爹爹究竟是什么错事？武林中九大门派，一向是